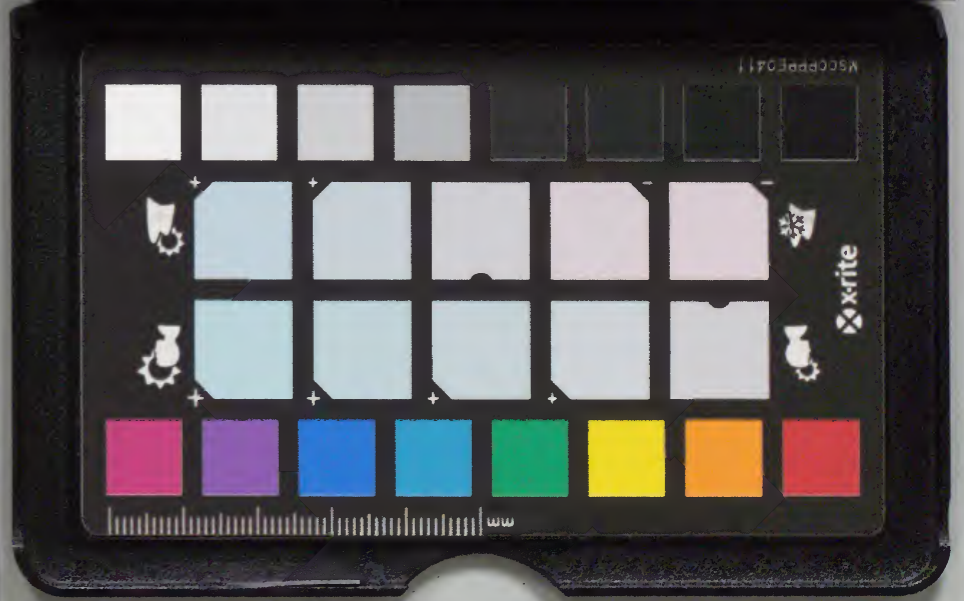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二四	和書門類
			五三	
		六六	三三	
	二架	函	號	
四册				

庫	文	閣	內
九	二四	和	
一	五三	書	
函	三三	類	
三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33
冊數	4 ( 3 )
函號	191 134



四書越俎卷之三

論語下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

三讓不必限數如三省三思三仕三已三黜皆再三之辭已刑曷說三讓可謂亨矣泰伯國之世子值父公之病安得躬適萬里以采藥耶儻值父公之病託采藥以逃則不孝之大者此決無是理物子取之何哉書曰太王始基王迹詩曰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夫太王之仁避狄人而邑于岐山是豈剪商之人乎且

淺草文庫

四書越俎且

太王之世去武丁未遠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莫不明德慎罰豈亦有可剪之理蓋周之追王自太王以下按史記太王止於岐下豳人及它旁國皆飯之乃營城郭邑居作五官有司而周之王迹基于此矣故剪商云者即基王迹之謂周之方興乃商之方剪風人之詞為尔朱子曰太王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逃之荊蠻果然則三讓為虛至德安在朱子又以其遜隱微以解至德之義果然則周德其可謂至德而已矣豈復以隱微乎蓋太伯之讓國文王之服事殷皆周家王業之

所根柢故俱以至德稱而太伯之至德良無得而稱焉孔子嘆之也方太伯之讓豈以周有天下哉蓋太伯深知王季之賢而文王之聖故讓其難讓於是乎遂得周家之功德光被天下故孔子言以天下讓其旨微矣又按古文曰天下者多汎言世上已諸書所云可徵左傳云太伯不從言不從太王之與國也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則友其兄據此則太伯雖不從而太王不許王季不受因暫居位而後逃者耶讓之為三其在此際耶以王季友于其兄觀之則王季之事太伯

其至矣豈可其輒遜去耶是其所以逃之荆蠻入斷  
髮文身之俗歟從朱物之說則周之有天下釀其逆  
心者久矣此與司馬氏之於魏何以異哉孟子以太  
王智者與勾踐並稱乃一端之言耳物子不取太王  
去邠仁人之事而用智者之目便憑虛鑿空生許  
多議論其誣罔古人也甚矣孟子嘗引詩證太王好  
色公劉好貨以說宣王此後世文章家弄筆作論之  
權輿物子尤多是風然用之作文猶之可也用之注  
經不免妄誕之罪

恭而無禮則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與大學上老老而民與  
孝上長長而民與弟其意適同而中間於字更覺意  
廣可味也並謂民心之談向也古注訓與起物子訓  
與盛俱未允尚書多方興語義亦可見

曾子有疾

凡曰門弟子者多謂門下年少輩故亦曰小子啓予  
手啓予足亦親狎諄切之語物子以身體髮膚不敢  
毀傷為免於刑戮之義此用孔安國孝經之注泥矣  
禮記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敢不敬與君子之修身  
自敬遺體而不毀傷始矣故孝經云孝之始也夫不

四書章句 卷三  
三  
敢毀傷用遺躰處順者也殺身成仁用遺躰處變者也吾知免夫既全其處順而又幸其不處變也物子之見太害名教不可不察也孝經文義本自分明安國作迂回解不可從也而今而後後字輕不唯此文人多不省

孟敬之問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謂修身之道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得之朱注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何其憤憤也物注以為語聘會之事何其藪藪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鄭玄以為前人之事此

非加濟濟蹒蹒矜莊嚴栗順而說之教語不通古文雖簡不至如是當從朱注三者皆行己以禮也如籩豆乃禮之物故使有司司之程子曰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云云亦何憤憤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

不至於穀自它觀之而言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學既三年而且未仕是其人好學而志大者也物子以三年為讀不通且曰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雖引學記而徵之殊覺牽強

篤信好學

物子於論語其以為古言者幾半是何所據可謂妄矣以此章為古言三段殊為支離又云守死於善與道尤為不通守死善道言固守不失道也守死以死守之也善猶善其身之善也人或依利而喪志或不<sub>レ</sub>知幾而害身或臨大節而失操皆不得守死善道者也此二句說君子之所以立志修身下三節說君子之所以自處不至誤身而失志也

師摯之始

此章舊注並未明史記曰閔睢之亂以為風始物子曰亂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似有其理然

以師摯之始為師摯之奏四始此非加奏四二字終不可解余竊以為始疑治字之誤八字一句治猶理也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意亂壞亂也尚書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則亦治始相錯也晉司馬彪傳云閔睢既亂則師摯修之亦豈以始為治耶

學如不及

學如不及汲汲于時也所謂惟日不足也猶恐失之恐時與業相失也所謂歲不我與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凡與云者以事言如與祭與聞之類則不與云者不

事事也夫雖舜禹豈不事事而治天下乎此唯稱其德之高大猶言無為而治也而或通如朱注不以位為樂視舜禹何小也物子以為舜禹皆績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此因此章道舜禹次章道堯為傳會之說不知篇中采語相類者纂次之不必皆一時之言且辭有正傍豈其不與專屬舜禹而成功文章專屬堯而已乎禹吾無間然夫於它聖人亦無間然也明矣

大哉堯之為君也

物子因尚書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而用思一字生

許多議論其紫雖利亦憑虛駕空之說尔用此為一篇文章論題猶之可也用之解經論故太不可也曰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太備而正德未與科分禹謨三語裝成杜撰洪水橫流汎濫天下豈謂利用厚生之道太備歟平章百姓協和萬方豈謂正德未與歟又曰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其成其思焉舜績堯之思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其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吁如物子之言設使堯舜思成功成則不傳舜禹而與丹朱與商均耶無誓之言乃至如斯物子每疾宋儒科場

之風彼科場之風未肯立如斯之論

子罕篇

子罕言利

余嘗讀此章以為孔子罕言利言必與命而言與仁而言也及覽物氏之說適得吾意然舊注非必失於辭唯於義不通耳

子絕四

此記者善形容夫子盛德之至也今讀論語諸書所載想見孔子之言行斯四無者自然可會不必字推而事指之諸注所解不免犄角亦似我所謂摸象之

喻後章顏淵所嘆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亦不外乎四

無矣之四既無而後有所立卓尔也次章匡人其如

予何其亦可以四無參觀焉

子畏於匡

文不在茲乎與天生德於予同孔子之以道自任也孔子距文王五百年不得自謂後死者物子之說有理然以為孔子對先輩並生同學者而自謂後死說亦窮矣余意此蓋謂門人類後孔子而死者也言使天將喪斯文則予死於斯而後人不復得與於文矣顧天之意豈至是哉然則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又按後死不必後而死之義亦猶言後於凋則為後於文王之沒亦非不通但未的耳呂氏春秋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畏蓋遭難之謂也敢畏之畏乃謂遭難而死也

顏淵喟然嘆

物子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謂夫子所為出己意外也物子向謂顏子為聖人聖人所為出聖人意外雖謙云尔亦已甚矣可談一笑大抵此章所言與物子所道酷不相似使出於宋儒伊藤培擊不翅而今顏

子之言不能奈何多見其辭窮已物子以前章毋意必固我為心學之祖乃此章亦為心學之祖然心學之所祖其庶幾乎古文辭之學則遠之遠矣

子欲居九夷

九夷惟謂其部落之多已猶言九天九淵九門九河九江之類後世欲一一配名皆惑矣不曰欲適而曰欲居物子因引淮安府贛榆縣孔望山古郊地孔子嘗登此此說允當

鄉黨篇

居必遷坐

居謂齋時之居，一必字古文多有如是法。物子豈不知之？乃曰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浴齋時之坐，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為主故也。夫燕居常也，齋非常也，則坐一字何以知為齋時之坐乎？可謂牽強。  
食饘而錫  
爾雅食饘謂之錫。孔安國曰：饘，餼，臭味衰也。此饘錫無別說。文饘飯傷濕也。朱子因之，更加熱字。按饘又音壹，則壹鬱之意轉為飯傷於濕熱宜矣。  
食不語寢不言

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

言，答述者言之涉。答述者，也正與雜記所謂同也。物子非之，非也。食不語寢不言，此雖細事，亦見君子之居處恭也。物子乃謂：若有事，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述乎？何其言之癡也。至於謂語者，誨言也。言者言政事也，乃以養老乞言合語附會不通甚矣。何為出斯迂僻之言也。

沽酒市脯不食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制，使民篤勤其家，故衣服飲食之類鬻於市，則賣者微浮夸之利，買者長遊惰之心。此言沽酒市脯不食者，要亦君子之慎飲食。

也物子乃曰衣服飲食不鬻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誇張其說以罪諸注家不亦甚乎吁沽酒市脯食與不食或係奢侈或不係奢侈何以一端論大抵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語寢不言記細近之事已物子求高深其事不覺義之乖角也

廐焚

李濟翁資暇錄曰傷人乎不問馬陸氏釋文云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

對曰否然後問馬也李氏說亦有理然而此孔子退朝至家即言也弟子記其先問人耳非謂其終不及問馬也不得必穿鑿

色斯舉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二句盖古語孔子所嘗誦而為喻也言鳥適有所觸目驚起而徊翔察其魚異然後復集也舊注皆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此言鳥似人可笑也曰雀雉者盖當春時孳尾也共訓拱言試往而向之也嗅或作臭張而翅也或作憂雉鳴也俱通此章疑孔子行野子路從之偶有斯事恰與

向語之肯相稱也然所以載在此者何哉孔子嘗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  
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篇之所以著  
幾是乎而又見君子之處世無愆也因至末章著此  
一段其文葩矣其意微矣使讀者躍如不已是蓋記  
者之意也注家皆疑語不相類而闕如焉物子則始  
以論語為門人一時所錄無所統無所譔至此溟然  
看過皆不善喻者也余又以為上章說車中不疾言  
不親指而忽至此章似疾言似親指想見夫子閑散  
之行與上來所叙次氣象自別記者用心與不用心

未可知而使讀者末間成一段趣妙哉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  
管子曰聖人著之簡冊傳以告後進漢藝文志曰苟  
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朱穆崇原論曰先進之者既  
往而不反又李元禮高自標持後進之士有升其堂  
者皆以為登龍門皆以士君子言之則進者謂學進  
如仕進也  
從我於陳蔡者  
及訓至孟之反將及門是也朱子以門為孔子之門



文義通矣。然十人者同時，不及門，豈有是事？鄭玄以  
為仕進之門，物子改為後進之門，殊為不通。且與從  
於陳蔡絕無干涉。門字終難解除。曰孔子之門，它無  
可解。門一字豈包仕進之義？蓋十人者以才目舉之，  
非必皆從于陳蔡者。而所從于陳蔡者，豈亦止此哉？  
讀者以意逆可也。

回也其庶乎。此以回與賜對論，而辭則屢空與屢中對。意則庶乎  
與屢中對。屢空與貨殖對。人能知於詩，間有是類而  
不知古文，都有是法也。古注庶幾聖道是也。易傳亦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下云云義亦可見。物子  
乃謂其必受命而興也。顏子短命，故孔子之言不驗。  
若是言也，顏子有壽將為王，焉將為霸？焉妄哉！億則  
屢中言亦能億度有中於道也。即其有不中，亦可知  
矣。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加諸人賜也，非女所及。  
博施而能濟眾，可謂仁乎？何事於仁？此皆億之不中  
也。它中者亦多，故孔子稱其屢中焉。  
子張問善人之道。善人者不必合聖人之道，而其為人執善者也。善字  
不必費解，不曰問善人而曰問善人之道，仁齋發明。

于茲而夫子二語諸家仁齋並未明亦字未的余竊以為迹謂世俗之常途室謂聖人名教之域古文所謂室後世所謂家也如十室之邑公室巨室居室之類可見此與上章由也未入於室差有別彼以其在門之人言之故曰升堂入室此所謂室者非入道精微之謂仁齋之解非也凡論語此等處辭皆簡與古文之體為尔子細尋味務就穩妥為要

論篤是與

論篤物子之解得矣是與朱子之解得矣言徒其論之篤未可知其行之厚也亦孔子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之意

使子羔為費宰

物子曰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未成故云尔得之此章與子產論尹何為邑宰可并按也子夏言學而優則仕此曰讀書而後為學則所謂學者在於讀書之上可知矣物子每謂古者書惟尚書今於此章益可知其不然且尚書一書獨能盡從政之道乎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豈直指尚書而已乎言民人社稷之事可以代讀書之學則其謂六藝之文載籍之博可知已物子徒以春秋以

後書充棟盈車故作此說不知古書湮滅者亦復不  
少且孔子之博學多識豈徒所見聞私錄而然哉夫  
尚書之名書後世所謂史也物子之辭至此章猶且  
執拗乃曰後世不識古言彼其不通事理何翅不識  
古言乎

顏淵篇

顏淵問仁

克字訓治而重於治訓能而重於能訓勝而重於勝  
固兼斯三義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物子曰納身於  
禮也皆一端已揚子法言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朱子

崇德脩慝辨惑蓋舊語故子張與樊遲攀以問之也  
惑者迷悞本心也物子謂無定見而為人眩惑迂矣  
夫惑固人之易辨者然方其起不自覺其為惑而其  
極小之亡身大之滅國者世多有之故孔子引人情  
之近者喻之此一人也方其愛之也欲其生方其惡  
之也欲其死不亦顛倒乎然一念之惑動有如是者  
後章一朝之忿忘其身亦與此同孔子特舉斯二事  
以喻善辨而可慎也朱子曰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  
而欲是則孰不知之然愛人欲其生亦所容有此謂  
就一人之身前後顛倒已曰既曰又文義可見

樊遲從遊於舞雩

樊遲非所問處而問之故曰敢問孔子則嘉其於學不舍故曰善哉物子附會杜撰可笑

子路篇

葉公語孔子

呂氏春秋莊子韓非子皆以直躬為其名然孔子答以吾黨之直者則非人名矣而直躬二字義似不順或是其人名躬而以直顯故人呼為直躬耶猶曰狂接輿也子證之謂子而證之

樊遲問仁

之解因之更加欲字遂致不通大因此章下宋儒道學之蘊吐露殆盡然非孔子之道矣非此章之義矣二為仁語意小轉古文固多是類不可拘一諸注皆以為行仁之義非也左傳直曰克己復禮仁也物子每言論語之文弟子一時以意錄之而至此乃曰孔子特加為字其言無憑據可見矣夫仁之道大而言之則無在上在下之別仁齋以此章天下歸仁次章使民之語為以仁於天下之道告之物子則以為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仲弓告之以諸侯之仁若然回事斯語雍事斯語遂覺不妥可謂謬矣



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己誠為仁天下豈有忤逆者哉則天下皆在吾仁之中矣朱子以為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可謂憤憤矣又按古書曰天下者汎謂世間之辭非必極四海之謂也

仲弓問仁

程子以未出門時設說此坐不善讀古文也古文之辭與詩不遠雍容含蓄自然成落不可以後世之語氣究詰也在邦在家物子屬之他人甚為不通此坐不善解怨字也

崇德辨惑

物子曰問仁問行仁政也又曰後世仁之訓詁不明如此章皆作鶻突解物子亦鶻突哉大惑仁之為言大矣廣矣毋論論語博考之六經及古書可見已後儒皆執一端物子詆之亦不免辟於其所執為居處恭謂常所居處以恭也居處不安陽貨篇其居處不淫行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列女傳處皆上聲讀作去聲所義古文却少

以不教民戰

此章亦承上章教者非但習戰陣之法也司馬法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

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伎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憲問篇

克伐怨欲不行焉

克伐怨欲在心而發于外者也故曰不行焉物子以為不行於其國中不通甚矣使克伐怨欲不行於國中是誰所能耶若以為我不行於國中則亦汎湯之言耳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物子自道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

南宮敬叔南容南宮适是三人也士新辨之明矣論語之法大夫稱姓字士稱姓名則姓南宮名适又書曰問於孔子則明非門人蓋魯國之士也

或問子產

子產治鄭子西治楚管仲治齊或人之問三人蓋問其政績也不然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而此獨稱其惠管仲功烈如彼而此獨稱奪邑一事耶子西亦有政績者也楚比鄭齊則遐外也故曰彼哉蓋遙讚之辭以為貶辭則非也楚之稱王乃夷狄之習未能正名故其臣稱公則雖論語姑從之非必不可罪子西也沮

用孔子其時之先後未可知而召白公在夫子沒之後孔子何以詳知其為人耶晏嬰亦沮用孔子而孔子稱其賢是所以為孔子也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伯氏二字無標的疑即管仲之伯也其所以奪駢邑終無可考唯其使沒齒無怨言其為政公平可知矣

桓公殺公子糾

今有人於此其始為惡而後改為善士有可稱則君子取其善焉耳矣若猶念其舊惡以是非後之善則不可也若或稱其後之善以欲蓋覆其始之惡又不可也且夫始之惡有大小後之善有大小夷考而論

定矣管仲之事其猶是也孔門諸子猶且迴視其始節而致疑焉孔子則讚其功之大而始節非所論也乃後儒猶尚不察或弟子糾兄桓公而欲救其尤或以嫡庶之辨而欲補其罅或歸罪桓公而緩於管仲又以申理兄弟罪後之唐太宗王魏輩嗚呼堂堂諸儒先生昧乎大義乃如是耶管仲既不可非則桓公何可非也况太宗之舉義兵撥暴亂施治化於天下者哉向使建成果其禍心則天下之民復陷塗炭必矣使太宗坐受其敗則昏愚之甚者矣吾且怪王魏之初勸建成殺太宗即忠於建成而忘社稷之大體

何哉其終歸太宗立開國之功則管仲奚擇焉要之  
桓公管仲皆不能無罪於始而其終之所成如彼則  
聖人取其終而其始非所論也其不取於召忽意亦  
可見焉召忽守節豈可非乎但比之不拘一節而成  
仁之功於天下者碩為劣耳諸儒先生豈昧乎大義  
如斯耶抑亦所以不使亂臣賊子有所託而逞誅歟

君子上達

此言事君之道也表記曰事君不下達儀禮昏禮下  
達納采用雁鄭注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  
通物子引之以為私通之義余謂君子唯以其道進

故曰上達小人則從下夤緣而進故曰下達所謂在  
下位援上也

子貢方人

方人或應以己方人凡論語所謂賢者多謂優劣之  
優如不賢者識其小者亦可見己賢哉回也亦非稱  
其才德也乎哉二字多含意吾有知乎哉由人乎  
哉仁遠乎哉玉帛云乎哉皆是也夫我則不暇言未  
暇詳辨也則字諸注以為比對子貢之辭不必然然  
此章文不備難可詳解

不逆詐

此言知人之道在上不知人失用入之道在下不知人失交入之道故夫子亦嘗有視觀察之言然人欲知人多是逆詐億不信不免黜伺之過不逆不億自然先覺者是為優矣賢訓優既見前解亦字不必旁及之辭博考可以見已倭人或不省故及之按三國志蔣幹謂周瑜曰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是用斯語

微生畝謂孔子

微生畝或是微生高之族分明是孔子鄉黨先輩呼孔子以名然亦恐非孔子老後之事物子以為毀孔子之博求學問又解固字引孟子固哉高叟之為詩也似有其理然解栖栖為訪求弗已貌不知何據朱子訓依依亦自棲息之義耳按小雅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毛傳棲棲簡閱貌是由戎車為斯訓耳然古訓解之此蓋營為之義

原壤夷俟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蹲則夷立則高矣至今倭夷見人以蹲踞為恭魏志倭人傳其俗或蹲或跪而手據地謂之恭敬據檀弓孔子以原壤母死而歌猶且不責此以夷以俟已而深責之何也信論語則不得不

疑於檀弓抑以死喪之際言涉責難則或至嗷嗷害  
於思哀之禮與然此等類必有事故不可自後考定  
物子則以叩脛為戲叩固非捷然上四語豈戲之言  
乎  
衛靈公篇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古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是固然物子誇張  
其說曰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為者而舜之為  
大聖豈出此外邪嗚呼是何足以盡舜乎聖人之德  
與天地並洋洋蕩蕩不見有為之迹也中庸論至誠

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物子安足  
以知之故其論堯舜之事皆管中之窺耳

子張問行

包氏解曰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  
則若倚衡軛朱子注因之但解參為與我相參也物  
子乃獨尤朱子以為如禪子提撕話頭過矣如物子  
解以參為驂以倚為輶以立與在與為互文語艱而  
意踈不及舊注遠矣

志士仁人

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其言

固小矣然亦無害物子則以安民之道為仁其言有  
害何者向使龍逢比干小忍不死而後必成安民之  
利則可乎乃為士者臨大節必託於安民而苟免其  
極為馮道而後已又曰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夫  
召忽之死亦不違於仁孔子何曾不仁之但以管仲  
為大而小召忽尔夫仁者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  
物子將言而大之願小之矣小則偏矣偏則不免有  
害若夫孔子之言仁豈一端也哉

當仁不讓於師

此盖孔子於門人有所為而言也疑是門人或從政

適有當為之事而其心謂此非夫子不可敢為故夫  
子言而論之也不然此章之言終涉泛濫夫師之所  
教弟子之所學皆在于仁奚有論於讓與不讓  
陽貨篇

見善如不及

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隱豈徒哉求志謂欲遂其  
志也亦猶夷齊求仁而得仁也物子曰志謂古志記  
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不亦迂乎又與每  
言書唯尚書相矛盾妄哉

子之武城

甚哉物子之言之妄也夫子莞尔而笑其為欣解可知而牛刀之喻其意亦明矣乃曰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云余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夫微言欲以喻諸人也語亦應有比類割雞用牛刀分明是小事用大之譬若以舍急務而事迂回則孔子之微言不亦拙乎何能令子游悟乎又曰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夫子游弟子矣治一邑亦重矣孔子親過其地知有急務欲喻之而不喻

則以戲言自滅耶誤人誤己不亦遠於人情乎又曰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憑虛之說使人不堪捧腹焉任意任口解釋聖典聾瞽古今甚哉其妄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

此章物子之解古人所未及可謂詳且盡矣至於曰群居相切磋然刺上政此雖用安國說須未悉也群者謂群聚和輯之狀然者謂患難窮苦之狀而切磋怨刺亦在其中矣夫群者以詩則風詠雍容自無放肆邪侈之尤怨者以詩則中情惻怛自無忿戾悼悵



之過朱注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亦不可非物子乃謂無闕乎詩過矣

子張篇

子夏之門人小子

諸注皆於倦字不明按文選升天行倦見物與衰驟觀俗屯平倦謂慣熟也猶厭字有憚飲二義也此言教之次第令慣熟也章中末先始同意本後卒同意有始有卒謂本末皆具也

陳子禽謂子貢

夫子之得邦家者之字帶若義周書爾之許我我其

以璧與圭歸俟尔命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類也者猶則也則屬下句者屬上句李斯傳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是類也

堯曰篇

子張問於孔子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夫君子之從政於其民於其土地所欲實多然莫出仁之方者省諸仁而不失又何貪之有貪謂狗慾此與夷齊求仁而得仁事異而意同蓋君子出處進退要不違於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以仁而善也物子既解夷齊求仁謂

求仁人於此章欲仁亦為欲求仁人之解不通甚矣  
夫子說從政乃不言己之行仁而說求仁人不亦迂  
乎且夷齊所求仁人以文王當之此章所求仁人指  
何等入耶且欲仁二字為求仁人義亦不通胡尔牽  
強也夫仁概而言之入之所以為入之道也而君子  
之言仁豈一端哉或以安天下而言或以愛人而言  
或以修己而言聖與仁吾豈敢雍也不知其仁此極  
而言之友其士之仁者此近而言之孟子曰伯夷伊  
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  
也君子亦仁而已矣曾子制言曰昔者伯夷叔齊死

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  
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日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  
可謂守業矣古之道仁者蓋如斯矣物子每言道以  
禮樂言仁以安民蔽於一端不可通也

補遺

其為人也孝弟

犯上士新以犯訓不順引尚書是以不犯于有司尤  
為當

巧言令色

鮮矣仁言仁鮮矣也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四書起例卷三  
周公並同語法

温故而知新

舊注温尋也尋通燭春秋傳若可燭也亦可寒也是也訛為尋繹之義非也温故與知新相發新旋為故則知輒可温是以所習日熟而所知益進為人師而無所欠少

互鄉難與言

此章元無錯簡亦無闕文乃古文體為爾唯何甚言不可一概拒也往字或謂已前或謂已後如書往欽哉此所云亦然不爾保字不通

回也其心不違仁

余竊以為其心三月不違仁言顏淵從孔子力學之始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言學得之效也其餘猶言其後至猶我欲仁斯仁至之至也舊說以餘為它人曰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其說遂覺牽強

用之則行

此章所謂盖有二意一則曰用之而行道之材不之舍之而藏身之德不飲一則曰用之而不汲汲於見用舍之而不戚戚於見舍皆人之所難而夫子獨與顏淵也

吾有知乎哉

叩其兩端而竭為言，雖鄙夫之問，不敢不竭。吾所知也。兩端謂不直一向耳。夫本者精者，豈鄙夫之所能解乎？朱注鑿矣。又此章與不憤不啓，一啓言相反者，彼為門弟子志於學者而發也。

復其位踧踖如

上既怡如翼如，及復已位，或容弛緩，故言其不然。謂敬之餘未允。

唯求則非邦也與

上言三子各言其志，夫子蓋無間然矣。然再有公西

華所言比之，子路為千乘之言，規模甚小。故曾皙疑二人者，其志非邦也。與而夫子之答小大雖異，皆是為國之事。二人之材，夫子許之也。

君子質而已矣

三猶字同義，言既有其質，加之文，然後可以見為君子矣。若唯取質而已矣。有文者無文者，不復識別。譬如虎豹之與犬羊，唯鞞而視之也。子貢語尤有味。何胥失之有。

不占而已矣

審詳而已矣。三字蓋言不用占決也。南軒說可從。

十三

邦無道穀耻也  
耻也只屬邦無道夫子不曰乎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十四

吾豈匏瓜也哉

五雜俎曰匏與瓠一種而瓠甘匏苦故夫子謂子路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匏瓜

十五

子路從而後

五穀不分謂不分理也即不事農業之謂

十六

陽膚為士師

如得其情謂訊鞠而服罪也司獄者至此多喜罪白而汰明也

讀論下終

